明道雜志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本作品由于校订不足而错误百出。您可以参考可靠的原作版本，尝试改善它，再移除这个模板。

明道雜志
作者：張耒　宋

白樂天作《紫毫筆》詩云：「宣城石上有老兔[１]，食竹飲泉生紫毫。」余守宣時問筆工：「毫用何處兔？」答云：「皆陳、亳、宿數州客所販。」宣自有兔，毫不堪用。蓋兔居原田，則毫全，以出入無傷也。宣兔居山，出入爲荊棘樹石所傷，毫例短禿，則白詩所云非也。白公宣州發解進士，宜知之，偶不問耳。

用事謬誤，雖文士時有之。韓文公作《孔子廟記》云：「社稷之祀，不屋而壇，豈如孔子巍然當坐，用王者禮？」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，則何必社稷？天地、圓丘、方澤初不屋也。孔子之禮雖極隆，比天地則有間矣，豈以壇屋分隆殺乎？又巍然端坐，後世爲土偶，乃有此。古祭用主，安能巍然而坐乎？退之未之思也。今文人作文，稱亂世曰「板蕩」，此二詩篇名也。「板」爲不治則可，「蕩」則《詩》云「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」。蕩豈亂意乎？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，《小序》言「蕩蕩無綱紀文章」，非其本義，堯無能名，亦蕩蕩也。

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，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。蓋摹本也，而人皆以爲真。余曾取視之，其典刑乃幹法，落筆洗色，常工所爲耳。祠前人説：「頃年，張唐公罷太平守，過祠下，見之不能舍，乃令畫工摹，易取去，以摹者納廟中。及行，他舟皆發，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，其勢將沉[２]。張公大恐，還舊本，舟乃安。」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城，道采石見此畫。其秋寓居宛丘，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摹本甚多，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，乃信其爲摹本決也。真幹畫乃可寶，摹本固易得，唐公何用愛之如此？而神亦甚寶之。由此言之，非獨唐公之鑒未精，雖廟神亦誤信也。

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，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。其一，歐陽文忠公應舉時，常游京師浴室院。有一僧熟視公，公因問之曰：「吾師能相人乎？」僧曰：「然。足下貴人也，然有二事：耳白於面，當名滿天下；脣不掩齒，一生常遭人謗罵。」其後公以文章名世，而屢爲言者中以陰事，然卒踐二府。其二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，有時名，諸公多欲引之，而鄰幾流落不偶。與故相吳正憲相善，時有一僧能相人，且善醫，游江、吳二家。無幾，江被召修《起居注》，吳相甚喜，一日謂僧曰：「江舍人修注，殊可賀也。」僧愀然曰：「事未可知。」吳詰其故，僧曰：「江舍人金形人，於法當貴，而留滯至今，久不解其故，近方能了耳。」吳曰：「何也？」僧曰：「非佳金，鉛金耳。修注當日在君側，本朝火德，鉛在火側，安能久也？」吳亦未以爲信。後百餘日，江得肺疾不起。其三事，蘇舜欽除名居姑蘇，唐詢彥猷守湖州。蘇與唐善，因拏舟自蘇訪之。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，有異術，善知人。唐因謂居簡使相蘇，簡曰：「試使來院中。」蘇他日往過簡，簡乃設食具榻，留之竟日，遂留宿。中夜，簡乃登蘇卧榻，若聽其息者。蘇覺，乃胗其臂，若切脉然。良久，曰：「來得也曷。」吳人謂曷如速。更無他語。他日，唐問簡，簡亦以前四言對之，唐亦不曉。蘇將行，又過簡，因問之曰：「『來得也曷』是何等語耶？」簡從容曰：「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？ 」蘇大不意，因不復言。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，爲湖州別駕，遂不赴官，無幾何物故。此三事，相術之異者。

某初除祕書省正字時，與今劉端明奉世。同寓[３]，劉時除左史。余舊見相人術，貴天地相臨。謂頤額之勢相應。余見劉有此相，又精爽明潤，心頗奇之。歸，謂同舍晁無咎曰：「劉左史不遲作兩府。」晁不以爲然。劉竟再歲簽書西府 ，無咎嘗怪余言之驗。許將罷成都，入北門，晁二言：「沖元非學士可留，非久當執政。」不知何以知之。已而，許果除右轄。晁二謂余言：「君言劉簽書固如神，我相許右丞也不踈。」

呂與叔長安人，話長安有安氏者，家藏唐明皇髑髏，光作紫金色[４]。其家事之甚謹，因爾家富達，有數子得官，遂爲盛族。後其家析居，爭髑髏，遂斧爲數片，人分一片而去。余因謂之曰：「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。」合坐大笑。時秦學士觀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，余戲秦曰：「千餘年前賈生《過秦》，今復爾也。」聞者以爲佳謔，而秦不歡。

河豚魚，水族之奇味也。而世傳以爲有毒，能殺人，中毒則覺脹，亟取不絜食乃可解，不爾必死。余時守丹陽及宣城，見土人戶食之。其烹煮亦無法，但用簍蒿、荻筍、菰菜三物，云最相宜。用菰以滲其膏耳，而未嘗見死者。或云土人習之，故不傷，是大不然。蘇子瞻是蜀人，守揚州；晁無咎濟州人，作悴。河豚出時，每日食之，二人了無所覺，

但愛其珍美而已。南人言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，而河豚備此五者，故人畏之。而此魚自有二種，色淡黑有文點謂之班子，云能毒人，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。蘇子瞻在資善堂，與數人談河豚之美，諸人極口譬喻稱贊，子瞻但云：「據其味，真是消得一死。」人服以爲精要。余在真州會上食假河豚，是用江魴作之，味極珍。有一官妓謂余曰：「河豚肉味頗類魴，而過之，又魴無脂也。」，論咄反，河豚腹中白腴也。土人謂之「西施乳 」，珍美之極。晁無咎謂味似鰻鱺而肉差緊，多食不令人逆。此魚出時必成羣，一網取數十。初出時，雖其鄉亦甚貴。在仲春間，吳人此時會客，無此魚則非盛會。其美尤宜再溫，吳人多晨烹之，羹成，候客至，率再溫以進。或云其子不可食，其子如一大粟，而浸之經宿，大如彈丸也。或云中其毒者，亦不必食不潔，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。余見人有説中此毒，急服至寶丹亦解。橄欖最解魚毒，其羹中多用之。而吳人悉不論此，直云用不潔解河豚，是戲語耳，惡烏頭附子之屬。丁驩，吳人，因食河豚而死，或云丁自是中風，非因食魚。

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。其一句云：「多情到了多病。」有老婢每聽之，輒云：「大官體中每與人別。我天將風雨，輒體中不佳，而貴人多情致病耶？ 」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，嘗謁一班行，臨退，揖而前曰：「未敢款談，旦夕專候宇下。」班行作色曰：「何如趁取今日晴暖説了？」而此官人了不解。

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，以親老求知吳江縣。將之官，名公多作詩送行，而吳正憲、王中甫詩工。吳詩云：「全吳風景好，之子去絃歌。夜犬驚胥少，秋鱸餉客多。縣樓疑海蜃，衙皷答江鼉。遙想晨鳧下，長橋正緑波。」王詩云：「乍被軒綏寵，新辭計省繁。三江吳故國，百里漢郎官。煙水蓴牙紫，霜天橘顆丹。優游民政外，風月卽清歡。」

王中父名介，衢州人。以制舉登第，性聰悟絶人，所嘗讀書皆成誦，而任氣多忤物，以故不達，終於館職、知州。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。有送人應舉詩，落句云：「上林春色好，攜手去來兮。」又贈人落第詩云：「命也豈終否，時乎不暫留。勉哉藏素業，以待歲之秋。」此格古未有也。平生所嗜唯書，不治他事。其談語多用故事，淺聞者未易曉。知湖州日，判司理請覆檢官狀，云：「督郵。」所由得此狀，遍尋督郵，無知者，乃復入白之。介曰：「督郵卽録參也。據爾如此，全不讀書。」聞者皆笑。

杜甫之父名閑，而甫詩不諱閑。某在館中時，同舍屢論及此。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，於父名非不獲已，宜不忍言。試問王仲至討論之，果得其由，大抵本誤也。《寒食》詩云：「田父邀皆去，鄰家閑不違。」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，作「問不違」。作「問」，實勝

「閑」。又《諸將》詩云：「見愁汗馬西戎逼，曾閃朱旂北斗閑。」寫本作「殷」字，亦有理，語更雄健。又有「娟娟戲蝶過閑幔，片片驚鷗下急湍。」本作「開幔」，「開幔」語更工，因開幔見蝶過也。惟《韓幹畫馬贊》有「御者閑敏」[５]，寫本無異。説雖容是開敏，而禮卒哭乃諱，《馬贊》容是父在所爲也。

先君嘗從趙周翰授《易》，與周翰稍密。先君嘗與客語，周翰作詩極有風味，據此風流，是溫飛卿、韓致光之流，而世以朴儒處之，非也。嘗作《梅》詩，有一聯云：「霜女遺靈長着素，玉妃餘恨結成酸。」又有一詩以《向來》爲題，其詩曰：「向來精思已陳陳，旅思無端不及春。潘子形容傷白髮，沈郎文字暗丹唇。 」此詩奇麗之極，豈野儒所爲乎？

七言、五言、四言、三言，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，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。但除四言，不全章如此耳。韻雖起沈休文，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。但休文四聲，其律度尤精密耳。余嘗讀《沈休文集》，中有九言詩。休文雖作者，至牽於鋪言足數，亦不能工，僅成語耳。黃九説《雄雉》詩何以見取於夫子？應是取趁韻耳。謂「瞻彼日月」以下至篇終，韻極不倫也。韓吏部「此日足可惜」詩，自「嘗」字入「行」字，又入「江」字、「崇」字，雖越逸出常制，而讀之不覺，信奇作也。子瞻説讀吏部古詩，凡七言者，則覺上六字爲韻設；五言，則上四字爲韻設，如「君不強起時難，更持一念萬漏」之類是也，不若老杜語韻，渾然天成，無牽強之迹。則退之於詩，誠未臻其極也。韓退之窮文之變，每不循軌轍。古今人作七言詩，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，如「老人清晨梳白頭」、「先帝天馬玉花驄」之類。而退之乃變句脉以上三下四，如「落以斧斤引纆徽」、「雖欲悔舌不可捫」之類是也。退之作詩，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。子厚詩，律尤精，如「愁深苑猿夜[６]，夢短越鷄晨」、「亂松知野寺，餘雪記山田」之類，當時人不能到。退之以髙文大筆，從來便忽略小巧，故律詩多不工，如《陳商》小詩，叙情賦景，直是至到，而已脱詩人常格矣。柳子厚乃兼之者，良由柳少習時文[７]，自遷謫後始專古學，有當世詩人之習耳。

南唐平，徐鉉入朝，見中朝士大夫寒月衣毛衫，乃嘆曰：「自五胡猾夏，乃有此風。」鉉鄙之不肯服，在邠州中寒疾死。鉉之爲此言，是不甘爲亡國之俘，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，不然，豈不讀《毛詩》也？《豳》詩曰「無衣無褐」，鄭玄注：「褐，毛布也。」毛布非今毼子乎[８]？則其來自三代也。古人衣裘，并皮衣之爲裘，取毛織之爲褐，理何爽乎？

蘇長公有詩云：「身行萬里半天下，僧卧一庵初白頭。」黃九云「初日頭」。問其義，

但云：「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。」余不然，黃甚不平，曰：「豈有用白對天乎？」余異日問蘇公，公曰：「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，也不奈他何。」

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，最學者大病也。老杜《同谷》詩有「黃精無苗山雪盛」，後人所改也，其舊乃「黃獨」也。讀者不知其義，因改爲「精」。其實黃獨自一物也，本處謂之土芋，其根唯一顆，而色黃，故名黃獨耳。饑歲，土人掘食以充糧，故老杜云耳。鄭玄解《經》，以「緑」爲「祿」，以「犧」爲「莎」，亦此類也。古説黃目樽上畫人目，而禁中有古樽，乃畫龜。或言蟲中惟龜目最黃，不然，人目黃乃病也。杜子美有《問人求小猢孫》詩曰：「聞説夔州路，山猿樹樹懸。」猢孫與猿，兩物也，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猢孫，亦大鹵莽矣。

潞公以太尉鎮洛師，遇生日，僚吏皆獻詩，多云五福全者。潞公不悦，曰：「遽使我考終命耶？」有一客詩云「綽約肌膚如處子」，蓋用《莊子》姑射仙人事也。洛人笑之曰：「願爾得婦色若此。」潞公色黔也。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，自黃州再起，遂遍歷侍從。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，以爲有譏訕，而實不然也。出守錢塘，來別潞公，公曰：「願君至杭少作詩，恐爲不相喜者誣謗。」再三言之。臨別上馬，笑曰：「若還興也，便有箋云[９]。」時有吳處厚者，取蔡安州詩作注，蔡安州遂遇禍，故有「箋云」之戲。「興也 」，蓋取毛、鄭、孫詩分六義者。又云：「願君不忘鄙言。某雖老悖，然所謂者希之歲不妨也。」善之言。某謫監黃州市征，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，書札稍如法，乃言舟中無貨可稅，但奉大人指揮，令往荊南府取先考靈柩耳。同官皆絶倒。

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，而尹京爲近時第一。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，雜以談笑諢語，而胥吏每一顧問，皆股慄不能對。一日，因決一大滯獄，內外稱之。會朝處，蘇長公譽之曰：「所謂霹靂手也。」錢曰：「安能霹靂手？僅免葫蘆蹄也。」葫音鶘。

蘇侍郎言，每見州府召客，觀其品別人類，已足觀政矣。

錢穆嘗言，三世仕宦，方會着衣喫飯。故錢公每饗客，致饌皆精要而不繁。

舊説宋莒公通小學，好證人誤書，坐此亦招怨。如李獻臣三子，名皆從累字，長壽朋，次復圭，次徒芻也。莒公曰：「朋象鳳羽之形，非兩月也。 」正此類甚多。又有以方回首類二口[１０]，不知回字直屈一畫耳，非兩口也。

漢陽、武昌，濱江多魚。土人取江魚，皆剖之，不加鹽，暴江岸上，數累千百，雖盛暑爲蠅蚋所敗，不顧也。候其乾，乃以物壓作鱐，謂之淡魚。載往江西賣之，一斤近百錢。饒、信間尤重之，若飲食祭享無淡魚，則非盛禮。雖臭腐可惡，而更以爲佳。一船淡魚，其直數百千，稅額亦極重。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，則一日課利不憂。

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，鄭穆學士表請致仕，狀過門下省。劉公謂同舍曰：「宏中請致仕，爲年若干也？」答者曰：「鄭年七十三矣。」劉公遽曰：「慎不可遂其請。」問曰：「何故也？」劉曰：「且留取伴八十四底。」時潞公年八十四，再起平章事；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。宏中，穆字也。

熙寧中，有班中一大校，姓李，忘其名，嘗監牧馬於陳留、雍丘之間。野中有叢祠，俗傳以爲周襄王公主墓。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，紙錢不化，因忽昏仆地，不知人。久之甦，謂其徒曰：「屬公主召我。」又嘆曰：「乃爾富貴。」因不復語，雖問亦不答。牧事已，歸家，卽與其妻異寢。後亦寢疾。元豐中，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，又云「備馬」，云「當從駕」，其父問：「從何駕也？」答曰：「皇太后駕也。」旣被衣冠，良久遂卒。乃慈聖太后崩日也。

殿中丞丘浚，多言人也。嘗在杭謁珊禪師，珊見之殊傲。俄頃，有州將子弟來謁，珊降階接禮甚恭，浚不能平。子弟退，乃問珊曰：「和尚接浚甚傲，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？」珊曰：「接是不接，不接是接。」浚勃然起，摑珊數下，乃徐曰：「和尚莫怪，打是不打，不打是打。」

沈存中博學多能，天文、曆數、鍾律、壬遁，皆極其妙，尤善用算，然甚好弈棊，終不能高。嘗著書論棊法，謂連書萬字五十二，而盡棊局之變。而余見世工棊者，豈盡能用算知此數？至有不分菽麥，臨局便用智特妙。而括欲以算數學之，可見其迂矣。括又自言推數知死時在稱意中，嘗言括死時頗熱鬧。然括之死乃在謫廢中，非稱意也。

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「嬸」與「妗」字。考其說，「嬸」字乃「世母」字二合呼也，「妗」字乃「舅母」字二合呼也。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爲一。

司馬溫公，當世大儒，博學無所不通。雖已貴顯，而刻苦記覽，甚於韋布。嘗爲某言，學者讀書，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，往往或從中，或從末，隨意讀起，又多不能終篇。光性最專，猶嘗患如此。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，惟致一書讀之，自首至尾，正錯校字，

以至讀終，未終卷誓不他讀，此學者所難也。何涉，蜀人。

余游洛陽大字院，見歐公、謝希深、尹師魯、聖俞等避暑唱和詩牌，後有一和者，稱鄉貢進士王復，有一聯押權字，特妙：「早蟬秋有信，多雨暑無權。」後不甚顯名，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。

古人作詩賦，事不必皆實。如謝宣城詩「澄江淨如練」，宣城去江近百里，州治左右無江，但有兩溪耳。或當時謂溪爲江，亦未可知也，此猶班固謂「八川分流」。

王荊公爲相，大講天下水利。時至有願乾太湖，云可得良田數萬頃，人皆笑之。荊公因與客話及之，時劉貢父學士在坐，遽對曰：「此易爲也。」荊公曰：「何也？」貢父曰：「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，則成矣。」公大笑。貢父滑稽而解紛多此類。

掌禹錫學士，厚德老儒，而性涉迂滯。嘗言一生讀書，但得佳賦題數箇，每遇差考試輒用之，用亦幾盡。嘗試監生試「砥柱勒銘賦」，此銘今具在，乃唐太宗銘禹功，而掌公誤記爲太宗自銘其功。宋渙中第一，其賦悉是太宗自銘。韓玉汝時爲御史，因章劾之。有無名子作一闋嘲之云：「砥柱勒銘賦，本贊禹功勳。試官親處分，贊唐文。」「秀才冥上子裏，鑾駕幸并汾。恰似鄭州去，出曹門。」冥子裏，俗謂昏也。

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，一日與賓佐出游，全忠忽指一方地曰：「此可建一神祠。」試召一視地工驗之，而召工久不至。全忠怒甚，見於辭色，左右皆恐。良久，工至，全忠指地視之，工再拜，賀曰：「此所謂乾上龍尾地，建廟固宜，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。」全忠喜，薄賜而遣之。工出，賓僚或戲之曰：「爾若非乾上龍尾，當坎下驢頭矣。」東北人謂斫伐爲坎。

世傳謝仙火字，云謝仙是雷部中神名，主行火。此乃木桄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，火猶甲也，乃謝仙火中木也。今桄商皆刻木記主名，不惟謝仙也。意或偶合《道藏》所載乎？未可知也。

《莊子》論萬物出入于機，有程生馬，馬生人。而沈存中《筆談》乃謂行關中，聞人云「此中有程」，遂以爲生馬之程。而不知秦聲謂蟲爲程，蟲卽虎也，豈《莊子》之謂歟？生馬生人之論，古今未見通者，未可遽解也。

王黃州詩云：「刺史好詩兼好酒，山民名醉又名吟。」而黃州呼醉爲沮，呼吟爲垠，逆斤切。不知呼醉吟竟是何名也。黃州厮役多無名，止以第行爲稱，而便稱爲名。余自罷守宣城，至今且二年，所過州府數十，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。髙郵酒最佳，幾似內法，問之，其匠故內庫匠也。其次陳州瓊液酒，陳輔郡之雄，自宜有佳匠。其次乃黃州酒，可亞瓊液而差薄。此謫官中一幸也。平生飲徒，大抵止能飲五升以上，未有至斗者。惟劉仲平學士、楊器之朝奉能大盃滿釂，然不過六七升醉矣。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，每相遇，兩人對飲，輒盡一斗，纔微醺耳。

范丞相、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，余時待次洛下。一日春寒中謁之，先見溫公，時寒甚，天欲雪，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。對談久之，爐不設火。語移時，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。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，纔見主人，便言天寒遠來不易，趣命溫酒，大盃滿釂，三盃而去。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。

士人有雙漸者，性滑稽。嘗爲縣令，因入村治事，夏暑，憩一僧寺中。方入門，主僧半酣矣。因前曰：「長官可同飲三盃否？」漸怒其容易，叱去。而此僧猶不已，曰：「偶有少佳酒，同飲三盃如何？」漸發怒，令拽出去。俄以屬吏，漸亦就憩。至晚，吏呈案，漸乃判云：「談何容易，邀下官同飲三盃；禮讓往來，請上座獨喫八棒。」竟笞遣之。

蘇舜元字才翁，舜欽字子美，兄弟也。舜欽名藉甚，才翁人少稱之。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，實過子美。至爲詩有嘉句，子美亦不逮也。才翁有《宿僧院》詩，一聯云：「斷香浮缺月，古像守昏燈。」可謂嘉絶。

髙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，屢典郡，所至必繕祠廟，其居家亦常祭享，甚專精也。嘗爲余言，任兵部員外郎時，一日下直出省，其直舍有火爐，盡去火，以大鐵罩覆之。明早入省，去鐵罩，則灰上有一名字。舍中不得人，崔已怪之，遂復罩爐，乃祝之曰：「若果有所告，來日當別有字。」來早，去罩視之，有一「表」字，崔了不解。其後不數日，遷禮部郎中。初視事，吏持一印來曰：「此名表，郎印也。」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，表後署所撰郎官名，故有此印。伯易以謂神告。

楊大年奉詔修《冊府元龜》，每數卷成，輒奏之。比再降出，真宗常有簽貼，有少差誤必見，至有數十簽。大年雖服上之精鑒，而心頗自愧；竊惴上萬幾少暇，不應能如此。稍訪問之，乃每進本到，輒降付陳彭年。彭年博洽，不可欺毫髮，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。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，請與同修。自是進本降出，不復簽矣。

黃州蓋楚東北之鄙，與蘄、鄂、江、沔、光、壽一大藪澤也。其地多陂澤丘阜，而無高山。江流其中，故其民有魚稻之利；而深山溪澗往往可灌溉，故農惰而田事不修。其商賈之所聚，而田稍平坦，輒爲叢落，數州皆大聚落也。而黃之陋特甚，名爲州而無城郭，西以江爲固，其三隅略有垣壁，間爲藩籬，因堆阜攬草蔓而已。城中民居纔十二三，餘皆積水荒田，民耕漁其中。方盛夏時，草蔓蒙密，綿亘衢路。其俗褊迫儉陋而機巧，語音輕清類荊楚，而重濁類江左。雖瀕江，而大風雨、大寒暑輒無魚。其蟲多虵，號「白花」者，治風，本出蘄州，甚貴，其出黃州者，雖死兩目有光，治疾有驗，土人能捕之，歲貢王府。黃人言：此虵不采食，蟠草中，遇物自至者而食之。其治疾亦不盡如《本草》所載。余嘗病疥癬，食盡三虵而無驗。黃之東三驛地，名岐亭，有山名拘羅，出蜈蝣，俗傳其大者袤丈。土人捕得，以煙熏乾之，商賈歲歲販入北方，土人有致富者。

余謫官時，自宛丘赴黃，自陳逾蔡，由蔡道光，乃至。自蔡之新息東門，渡淮後遂入光境。皆大山峻嶺，險處更不通馬，徒步而登。其著者曰驢笑門限、春風鮑家，皆嶺名也。自入光境，無麵食。市所售餅餌，色如土沙，磣不可咀。入黃境，先道麻城縣境，夾道皆松，甚茂，稍稍摧敗，不相屬矣。云麻城令有張君者，課民植之，後宰不能繼，故松稍衰。而余在黃，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。黃州牌稅最重。所謂牌者，皆大木版，每四片爲一副，蓋一棺之用也。其販皆自湖南郴、連、辰、邵等州，其山多大木，山中人售版，直甚賤，又多以繒帛、魚鮓、牛肉等相易。而至真州貨之，獲厚利，故雖重征，商人不憚也。大者爲障板，所謂障者，編竹爲之，而周以木浮之牌，而每至江流急處，則先放障，更自障綴索牌上，攬索而前，則牌行差安而無虞。小者爲櫓牌，兩隅搖櫓如舟。凡牌皆中立一柱，貫出牌下，所以候水深淺，謂之「將軍柱」云。湖南遠方，北人守官者代還，多乘牌，所至干官府求輕稅；或冒乘客牌，卽爲主之，亦一弊事。

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，治疾無不愈。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，自言心解，初不從人授也。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倡，鄰人有鬬者排動屋壁，富人子方驚懼，疾走出，惶惑突入市。市方陳刑尸，富人子走仆尸上，因大驚。到家發狂，性理遂錯，醫巫百方不能已。龐爲劑藥，求得絞囚繩，燒爲灰以調藥，一劑而愈。龐得他人藥嘗之，入口卽知其何物及其多少，不差也。

紹聖戊寅歲，余在黃州見上元，沽酒人頭已簪麥穗，土人言常年不爾。

黃州江南流在州西，其上流乃謂之上津，其下水謂之下津。去治無百步，有山入江，石

崖頗峻峙，土人言此赤壁磯也。按，周瑜破曹公于赤壁，云「陳於江北」，而黃州江東西流，無江北，至漢陽，江南北流，復有赤壁山。疑漢陽是瑜戰處。南人謂山入水處爲磯，而黃人呼赤壁，訛爲赤鼻。

蘇侍郎由黃門謫知汝州，因游天慶觀。見殿上壁畫甚精，問之，乃吳道子筆也。而殿稍不完，因施己俸新之。工畢[１１]，於殿脊上火珠中見有書字，蓋記建殿年月，後有書曰：「某年月日有姓蘇人重修。」校其時，正黃門修時也。然則人之行止，豈偶然哉！

黃州有小虵，首尾相類，因謂兩頭虵。余視之，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。土人言此虵老蚯蚓所化，無甚大者，其大不過如大蚓，行不類蛇，宛轉甚鈍，又謂之山蚓。

楊國寶學士，滎陽人，頗以文行著稱。元祐中任開封府推官，一家大小十餘口，死幾盡，國寶最後亦卒。先是，國寶有妹孀，依其兄以居。妹有庖婢，一日忽如病心狂，語終日不休，語頗凶怪。或取土爲丘墳狀，守之而哭。人以爲不祥，勸楊逐之，楊不聽。時某與楊同館供職，時楊方喪一女。一日謂余曰：「余夜夢一虵，首有冠。」余素聞虵身而冠，謂之喪門，大不祥。心知楊之禍未已也，不欲言之，已而果然。

田京待制，將取幞頭戴之，有虵出幞頭下。或言虵戴幞頭，喪門也。不數日，京死。

京師有富家子，少孤，專財，羣無賴百方誘導之。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，每弄至斬關羽，輒爲之泣下，囑弄者且緩之。一日，弄者曰：「雲長古猛將，今斬之，其鬼或能祟。請旣斬而祭之。」此子聞甚喜。弄者乃求酒肉之費，此子出銀器數十。至日斬罷，大陳飲食如祭者，羣無賴聚享之，乃白此子：「請遂散此器。」此子不敢逆，於是共分焉。舊聞此事不信，近見事有類是事，聊記之，以發異日之笑。

黃州雨後，泥中有蟲如細蚓，長尺餘，土人謂之蠱。言或人踐之，至其所踐處皆坼裂。又有一蟲亦謂之蠱，頭如劃，身長尺許，稍縈之卽斷不倫。而北方凡屋角陰處，有蟲善躍而長，眉目有班，竈間亦有，南人謂之錢駝兒，疑《詩》所謂伊威。黃州窗壁間有大蜘蛛，足長三寸[１２]，而腹極小，行甚駛，腹無絲，不能爲網。

蘄州一日有赦書至，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國寶赦也。郡官未知赦因，請問太守。其守妄人也，曰：「此赦以近修大慶殿成耳。」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「告成大慶」。記唐人有得友人書云「改年多感，卽宣」，傳云「近改多感元年」，正類此事。

王荊公知制誥，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詞，見其作《曹佾建節制》，其一聯云：「世載其德，有狐趙之舊勳；文定厥祥，實姜任之髙姓。」大歎伏其着題而語妙。此事某見蔡卞説。

某舅氏李君武者，少才勇，以武舉中第。常押兵之夔州，行峽路，暮投一山驛，驛吏曰：「從前此驛不宿客，相傳堂中夜有怪物。」君武少年氣豪健，不顧，遂宿堂中。至半夜，忽有物自天窗中下，類大飛鳥，左右擊搏。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，俄中之，遂墮地，乃取盆覆之。至天明，發盆視之，乃一大水鳥如雛鶴，細視之，乃有四目，因斃之。自後驛無怪。

世傳王魏公當國時，玉清宮初成，丁崖相令大具酒食，列幕次以飲食游者。後游者多詣丁，訴玉清飲食官視不謹，多薄惡不可食。丁至中書言於魏公，公不答。丁三四言，終無所云。丁色變，問相公何以不答，公曰：「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。」

前輩談經，重變先儒舊説，雖時有不同，不敢容易，非如近時學者，欲變則變，斷自胷臆，不復參考。見蘇侍郎説，李迪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，以「當仁不讓於師」爲論題，而賈解師爲眾，與傳注異。時李落韻，有司遂奏禀焉。詔落賈而取李，重變舊説也。

近世傳沈存中《筆談》所載，殊有佳處，然其言語體勢，絶似魏朴、王子韶，蓋括善二人故也。沈存中爲客話越州鰻井事，曰：「括親見上井時，如常鰻鱺耳，俄頃稍大，已而緣柱而上，大與柱等。」客曰：「啟內翰好龕鰻。」世謂無理誑人爲龕謾。余亦數問人説鰻井，亦信神異。

邵雍，字堯夫，洛陽人也，不應舉，布衣窮居。一時賢者皆與之交游，爲人豈弟，和易可親，而喜以其學教人。其學得諸《易》數，謂今五行之外，復有先天五行。其説皆有條理，而雍用之，可以逆知來事，其言屢驗。某在史院時，曾得其著書號《皇極經世論》者數十卷，讀之不甚可曉。其書中所論，有配律曆及平上去入四聲處，莫可攷也。又有《周易》卦圖，未曾見之。或言雍此學無所從授，而心自得也；或言雍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而生雍，婢携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，雍取而讀之，乃得此學，未知信否。

韓魏公帥太原，以多病求鄉郡，遂建相州之節。知相州，到郡，疾亦未安。一夕，有大星殞寢堂之後，家人大驚，以謂不祥。久之，魏公方行而仆於地，家人尤惡之。而久之疾遂平，了無一事。而一日邸報至，王貽永卒。貽永亦建相州節，星殞於相，爲貽永也。

貽永庸人，方在位時，言官百方撼之不能損，豈知天上有物主之歟？貽永所謂沒興王駙馬者。此事見魏公姪正彥説。

衞朴，楚州人，病瞽，居北神鎮一神祠中。與人語，雖若高闊，而間有深處，類有道者，莫能測。雖病瞽，而説書。遣人讀而聽之，便達其義，無復遺忘。每筭曆，布筭滿案，以手略撫之。人有竊取一筭，再撫之卽覺。其市物，擇其良苦，雖毫釐不可欺。有取其已棄者與之，朴卽怒曰：「是已嘗棄矣！」由是人無能欺，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。頗言人未來休咎，亦屢中。曾布令海州沭陽，來楚，見監司求舉狀，不遂，因試問朴以休咎。朴曰：「公何憂？自些三年，當爲翰林學士矣。」已而信然。朴年七十餘卒。或言朴能養性導氣，仙去不死也。朴嘗令人聽其腦中有聲，常若滴水云。

仁宗時，有大豪焦隱者，嘗詣三司投狀，乞買撲解州鹽池，歲納淨利。時王君貺主計，曰：「買撲無不可者，但當先自舉一地界乃可[１３]。」焦詞屈，乃出，嘆曰：「措大家也有長處。」

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，値藥市，其門醫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，相與問訊，老人曰：「張公已再鎮蜀矣。」文定實一至，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。又曰：「今有藥二粒，君爲我達於公。或公不信，未肯餌，則以一粒烹水銀，俟汞成金，可無疑也。」李生以藥獻公，公素好道，聞之甚喜，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，搆火投藥一粒烹之。旣烹，有聲如粥沸，有紅光自鼎中起。俄頃，光罩一亭，而鼎中聲亦屢變。火滅，視鼎中，爛然餠金矣。公取餘一粒卽服之。公壽八十五歲，康寧終身，無疾，坐而逝。殯後，柩有大聲，豈其尸解矣？不然，神丹在腹，豈與常人同腐也！某見公子恕説，藥金一兩許，公令作四指環，其一公以奉其父，其一與其夫人，其一長子，其一以自服。父、夫人、長子皆前沒，金亦隨葬，獨公者猶在。恕言此時，公尚無恙，意今亦葬之矣。某嘗問恕以公居常導養之方，恕亦不盡知其深妙處。恕但言公自中年後卽清居，獨居一堂，每旦起卽徐步，周環約五里所。日以是爲常，不見別有施爲也。少時服朱砂，又服天門冬，旣老亦罷之。公年八十餘時，某猶見之，視其頤頰，白膩如少年。然公少年喜飲酒，飲量絶人，晚年病目，亦其毒也。公頗得彭、老御內之術，屢以試用，公言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遡至腦耳，他時不覺也。

世言：「眉毫不如耳毫，耳毫不如老饕。」此言老人饕餮嗜飲食，最年老之相也。此語未必然。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，其説亦有理。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鼇飯一醆許，濃膩之物絶不向口，老而安寧，年八十餘卒。茂則每勸人，必曰：「且少食，無大飽。」王

晳龍圖造食物，必至精細，食不盡一器，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，年八十卒，臨老尤康強，精神不衰。王爲余言：「食取補氣，不饑卽已，飽生眾疾，至用藥物消化，尤傷和也。」劉几秘監食物尤薄，僅飽卽止，亦年八十而卒。劉監尤喜飲酒，每飲酒，更不食物，啖少菓實而已。循州蘇侍郎每見某，卽勸令節食，言食少卽藏氣流通而少疾。蘇公貶瘴鄉累年，近六十，而傳聞亦康健無疾，蓋得此力也。蘇公飲酒而不飲藥，每與客食，未飽已捨匕筯。

世傳唐張又新在李紳席上作詩贈樂妓云：「雲雨分飛二十年，當時求夢不曾眠。」此詩固佳，然誤矣。夫求夢須眠，不眠安得有夢？

黃州倉有大蛇，其尾之圍猶如人股。倉連州宅園，虵時時往來，人或見之。

有奉議郎丁�straight者，某同年進士也。嘗言其祖好道，多延方士。常任荊南監兵，有一道人禮之頗厚。丁罷官，道人相送，臨行，出一小木偶人，如手指大，謂丁曰：「或酒盡時，以此投餅中。」丁離荊南數程，野次逢故舊，相與飲酒。俄而壺竭，丁試取木偶投餅中，以紙蓋餅口。頃之，聞木人觸餅紙有聲，亟開視之，芳酎溢餅矣。不知後如何。

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，惟見陳州有王江者，真有道之士。嗜酒佯狂，形短而肥，丫髻簪花，語言不常，有中理處。王侍讀陶守陳，頗禮之，數問房中之方，江無所答。王問：「有強兵戰勝之術，如何？」江曰：「百戰百勝，不如不戰。」其言大抵類此。余外祖李少卿居陳，以年德爲一鄉所服，常延禮江，而江竟無所教。李一旦謂江曰 ：「與君相知有年矣，竟鎖胷臆不我教乎？」江曰：「君示鑰匙，余不憚開也。」江止無常處，或神祠佛寺，下里貧舍，遇便宿。惟持藁一束，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。又有近性宗處，喜與小兒輩戲，或終日。小兒以狗蠅、巴豆盈掬與之，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。因衝部使者導從，使者怒，執送州杖之，出曰：「好打好打。」人窺其杖處，初無損也。後有客自北門來，云嘗遇夜風雨，寄宿道傍一小舍，舍中惟一老翁，至曉別去，老人曰：「到陳州，爲傳語任江。」客到陳城北草市，王江遇之，曰：「何不道傳語？」乃知必任江，王姓非真也。自爾江稍往來他處，或至京師，今不復見矣。

鷄能司晨，見於經傳，以爲至信，而未必然也。某任河南壽安尉，因驗尸往旁縣，夜宿一村寺中。以明日程尚遠，余謂從者曰：「鷄鳴時上道。」從者曰：「今天寒鷄懶，俟其鳴向明矣，不若見星而行也。」余未之信。明日，將旦而行，鷄竟未鳴。在黃州時，或夜月出，四鄰鷄悉鳴。大抵有情之物，自不能有常，而或變也。

先君舊説，嘗隨侍祖父官閩。有一官人家子弟，秀穎，美風表，善作詩，詩格似李長吉。有一聯云：「細草行藤路，垂楊席帽風。」然夭卒。又嘗見張去華説一道人能詩，一聯云：「窗風枯硯滴，山雨慢琴絃。」亦頗幽奇。

元祐中祫享，詔南京張安道陪祠。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，及謝得請表，余撰去。後見張公表到，悉用余文，不改一字，獨表內有一句云「邪正昭明」，改之云「民物阜安」，意不欲斥人爲邪也。張公高簡自居，而慎如此。

嘉祐中，韓魏公當國，遣使出諸道，以寬恤民力爲名。使既行，魏公大悔之。每見外來賓客，必問：「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？」意恐詔使搔擾，民重不安也。無幾，皆罷之。王荊公行新法，每遣使，其大者曰察訪，小至於興水利、種稻田，皆遣使，使者項背相望於道。荊公嘗言：「讀《大》、《小雅》，言周文、武故事。而《小雅》第二篇便言『皇皇者華』，君遣使臣。故遣使爲先務。」二公所見如是。

千鵲噪而行人至，蜘蛛集而百事喜。凡人小小通塞，亦先有符兆，不可誣也。某應舉時，已獲薦赴南省，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。初入屋，懸寢帳，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，草甚勁緊，自相糾繞成一「及」字，余曰：「此乃佳兆。」蓋閩人謂登科爲「及」也。省試罷歸，省牓將出，復至京師，寓相國一鄉僧院中。晨起嗽口，噴水門上，覺水濕處隱然有字，因洗視之，乃四字云「榮登在卽 」也。是歲余叨忝。

凡觀人之術無他，但作事神氣足者，不富貴卽壽考。但人作十事，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，也自難得，況終身作事中理邪？其次莫若觀其所受，此最切要。升不受斗，不覆卽毀，物理之不可移者。

元豐七年正旦元會，駕旣坐，輅屋忽崩，玉輅遂碎，守輅士壓死者數人，輿尸而出。明年，永裕晏駕，此近不祥也。

器寬易動，意形於色，得少爲足，與好妄語者，皆夭折貧賤之相，余驗之非一。

某元祐中記，一日因朝罷，復追班宣麻，乃是楊王改封徐王制。時鄭宏中學士在班中，謂某曰：「穆舊爲楊府官僚，將往賀之，但以賀者與王名正同音，故不欲也。」意甚不足，某曰：「王名顥，不名賀也。」鄭曰：「字雖不同，音正類耳。」蓋閩人顥、賀同

音耳。此事古人亦時有之，韓退之作《方橋》詩云：「可居兼可過，後乃云方橋。」如此，做是讀做「作」、「佐」也。

國初時，天下縣令多是資髙選人，年各已老，故所臨多貪闒，幾與民爲等列。然多曉田里間事，又旣不自尊大，則民間情僞利病得以上達，故下亦頗安之，稱得人者亦十四五。然當時議者靳笑而病之久矣。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，有出身三考，無出身四考，有舉主始得作令。自此舊弊盡革，爲令多新進士。不然，則人家子弟所臨，漸漸曉文法，皆潔己求進，吏民畏仰之矣，人皆以爲便。某在洛中時，見一二老成，所論異於此。其説以謂舊令雖無峻整治狀，而與民意親，上下相安，往往蒙利；今令徒文具可以爲美觀耳，於民無甚益。往時雖有求於民，而民樂輸，不以爲費，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，擾田里以督期會，則大異矣。自舉令以來，民不敢仰視，令矣何有哉？此説亦有理。

王文恪以風節文詞著稱，而性好吏事，以察爲明。留守西京日，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，王視其狀，便亟呼吏作教下縣，令追買木一行人吏，九十餘人皆械送府。旣至，皆以屬吏，吏莫知所以致罪。久之不得情，乃請其故。王曰：「凡公文皆先書押，而後用印，故印在書上。今此狀乃先印後書，字在印上，必有姦也。」於是鞫之，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。洛人皆服其精明[１４]。某平生見人多矣，惟見蘇循州不曾忙，范丞相不曾疑。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，而舉止安徐若素，有處置。范公見事，便洞達情實，各有部分，未嘗疑惑。此皆過人者。

呂子進説，其父正獻公平生清淡無嗜好，學問至老不衰。博習本朝典故，而不治其瑣細有司之事，嘗曰：「賢者當志其大者。」

嘉祐中，嘗欲除張堯佐節度，陳秀公作中丞，與全臺上殿爭之。仁宗初盛怒，作色待之，旣進見，迎謂之曰：「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耶？節度使本麤官，何用甚爭？」時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，最在眾人後，越次而前曰：「節度使，太祖、太宗總曾作來，恐非麤官。」上竦然，而堯佐此命竟罷。

范蜀公不信佛説。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説，范公云：「鎮平生事，非目所見者未嘗信。」蘇公曰：「公亦安能然哉？設公有疾，令醫切脉，醫曰寒則服熱藥，曰熱則餌寒藥，公何嘗見脉，而信之如此？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？」

劉几字伯壽，洛陽人，自言唐文靜之後，登進士髙科，後換武官，數守邊，號知兵。某

尉河南壽安時遇几，時年已七十餘，精神不衰，體幹輕健。猶劇飲，無日不飲酒，聽其論事，有過人者。余素聞其善養生，又見其年老不衰，因問諮之。几挈余手曰：「我有術，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。」余應之曰：「方困小官，家惟一婦，何地施此。」遂不復授。然見几飲酒，每一飲酒，輒一嗽口，雖醉不忘也，曰：「此可以無齒疾。」晡後，食少許物便已。一夕與余飲，各大醉就寢。五更余覺，覺饑甚，呼人作粥，几亦起曰：「幸留粥待我。」粥成，几曰：「待我略遣宿酒。」余起觀之，見几以被自覆，漸起兩足，久之乃興，進粥，談笑至旦，略無少苦。几最曉音，數爲余言之。余亦未嘗學鍾律，不能盡記其説，猶記其一説，頗有理。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，頗以知音自許，欲自言朝廷，願定大樂。几問其説，昭素講之已備。几謂之曰：「此不足恃也。定樂之要，在心通而耳曉，今樂發黃鍾之鍾，用銅若干，今具以三若干銅，火齊金汁無少異者，鑄爲三黃鍾，舉而扣之，爲三聲耶？一聲也。」昭素曰：「金火雖均，聲不能無變。 」几曰：「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後可，法不足恃也。」此語有理。後數年，几遇余於陳，几病矣，無幾何而卒。几有子壻陳令者，佳士也。頗知其婦翁之術，曰暖外腎而已，其法以兩手掬而暖之，默坐調息至千息，兩腎融液如泥瀹入腰間。此術至妙。几有弟忱，所言亦如此。

右史張公凡三至黃，詩文載諸郡志多矣，及觀《明道雜志》，其間紀黃事尤詳。因刻板道院，亦以補郡志之闕。慶元庚申三月旣望，郡守東嘉陳升識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